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目錄

書魯僭禮大蒐大閱非僭辨　成王賜魯天子禮樂辨

書魯禮改革

祭祀總論

書魯郊魯有冬至所郊二祭辨　穀梁一月一卜說辨　三望諸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郊牛之口傷之字公穀說辨　公羊以書不郊爲不免牲辨　以用郊但爲譏不時辨胡傳用人之說辨

書魯大雩書旱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爲雩辨

社不書用牲于社觀社非禮則書

書魯內祀禘　大事　有事　嘗烝

大事爲禘有事爲時祭辨　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辨　諸儒禘祫爲二之說辨　祫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逆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躋僖公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嘗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馮氏說辨

書魯樂制六羽杜解辨　公穀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〇書魯僭禮　大蒐大閱非僭辨　成王賜魯天子禮樂辨

周室既微諸侯多僭舉魯則諸侯可知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　孫復尊王發微桓五年

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大夫僭諸侯而後陪臣僭大夫上為之則下有甚焉者矣　呂大圭或問

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書諸侯僭諡見禮不自天子出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此春秋所以始於隱　蕭楚辨疑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弓玉祀先公僭諸侯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　姚舜牧疑問

昔孔子憒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疑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世守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恐其未明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此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亦異也 文苑英華高郢魯議

禘禮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雍禘太祖周頌也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魯侯國用之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 胡傳僖八年

魯僭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於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於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於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僭用日至之郊宣三

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前此羣公之廟無不用八佾也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孔子身爲魯臣子而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於桓再見於僖成五見於襄而七見於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至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於痛哭焉顧棟高大事表○按經書禘二實皆時祭也時禘祫禘諸侯所有魯但僭禘之禮樂耳詳見內祀門

諸說顧氏亦深辨之此條內僭禘之說尚誤故刪節

魯僭王禮凡三禘郊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朝有日至啟蟄二郊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惟用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得雩魯僭王禮特書大雩表其異於諸侯祭山川之雩夫爵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書過時書用日至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蓋凡合禮則不書也又五禮源流口號篇

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書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爲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識其僭家鉉翁詳說桓五年

周禮大閱執三軍盡舉而閱之必於仲冬恐妨農也書秋八月大閱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非也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

肆大眚赦大過也或以爲僭故書大亦非趙鵬飛經筌

諸家謂大蒐大閱俱僭天子禮不盡然也蒐閱云大謂悉徵國內之衆非以大小爲天子諸侯別也傳稱晉子犯曰大蒐以示之禮又鄭子産簡兵大蒐二子皆秉禮者而行之則知大蒐不獨天子稱之矣徐庭垣管窺○按舊說皆以大蒐大閱爲僭此二條所論特明通應從之

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竹書紀年○按是時請而未許書其後不請而僭矣至僖遂僭郊禘

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也成王周之盛王謹於禮矣其或於天子諸侯之別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劉敞意林

永嘉陳氏本臨江劉氏之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爲東遷僭禮又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

不及郊祀辨難甚至李廉會通

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與何以兼舉並賜之邪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傅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可怪也周洪謨疑辨錄

破明堂位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敞始石林止齋參考之甚備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晉呂覽之後不足據黃震日鈔僖三十一年

明堂位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漢儒緣此以解閟宮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因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蓋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末世之失禮也明堂位周末陋儒爲之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也按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頌閟宮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魯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歟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也楊慎丹鉛總錄

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何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

則爲誣飾之辭可知姜炳璋讀左補義

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盡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非成王所賜也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於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誇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三徵之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左氏傳隱

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閼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衞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从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氏爲得也止齋此論千古未發明堂位出於漢儒特傳會魯頌白牡騂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於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顧棟高大事表書陳止齋郊禘說後

按魯有郊禘重祭記禮者以爲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閟宮當及之頌第言錫山川土田附庸絕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公之時為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陵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王遣使命諭止猶有請隧弗許慎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其無王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即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因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其始於僖公乎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僖八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禘者非僖公而何因致夫人始書禘因四卜不從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其享祀受福以為虛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有不可掩耳江永鄉黨圖考

明堂位云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祭統則云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賜之以重祭一則曰成王一則曰成王康王無定主之辭史記又稱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所請亦在春秋以前何以入春秋歷隱桓莊六十年不見書閔二年始書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邪固曰非有變不書何以隱桓莊六十年及僖又三十年郊無一變自此年終春秋百五十年凢九有變邪洛誥曰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觀此則所云賜以天子禮樂者或是禮樂之器得用於周公之廟而後世積漸僭用大禮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通考謂明堂位言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斯言得之惠周惕詩說

隱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僭用八佾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胡傳○魯僭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孫復尊王發微○獻六羽言初者見前此僭用八佾今始降而用六也雖降而用六然獻諸仲子之宮則僭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之廟僭樂如故也何以知之子家羈謂昭公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是知羣公之僭如故也黃仲炎通說○使魯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朱子語類論語門○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爲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程端學本義○僭之自上

放之在下僭之自今放之在後竭武不當立而立桓僖當毁而不毁旅泰山舞八佾以雍徹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之家不在隱桓而在定哀之世是以君子愼其始也宮或言考或言立考之言成也要其終之辭也立之言寘也本其始之辭也張大亨通訓○使隱公聞衆仲之言知八佾之僭羣公之廟皆降從侯國之常制則上下各守其分他日豈有季氏用八佾三家以雍徹之事乎自諸侯僭天子而後大夫僭諸侯以至陪臣執國命天下之禍無時而息矣聖人於此安得不謹而書之鄭玉闕疑○妾不可僭嫡猶臣不可僭君以用六爲善蓋本孔穎達善其復正之說不知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而已無所謂善也彙纂○傳用八至是用六書初徵前過也仲子并不得用六書獻六徵今過也高澍然釋經○兩句當作一句讀蓋於仲子

之宮獻六羽爲獻六羽之初非羣廟獻六羽之初也猶云前此不獻六羽今此仲宮初獻六羽也書仲宮初獻六羽以譏羣廟之僭入也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貶在彼者此類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五年秋大雩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因旱以書郊禘因事以書而義自見胡傳○書曰大雩雩于上帝僭也何以必其雩上帝哉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蕭楚辨疑○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爲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於社則書皆非禮也齊履謙統紀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天子諸侯黝堊而今丹之非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而今刻之

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 趙恆 銖疑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 陳深讀春秋編 ○天子伐鼓于社天子尊

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鼓于社非正也 呂大圭或問 ○按文十五

年左傳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

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莊二十九年新延廄

穀梁延廄者法廄也○春秋二百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

也而延廄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僖公修泮宮詩頌之而春

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又新宮災

宣公之廟也大室屋壞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

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制也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廐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劉敞意林

莊三十年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八年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僭禘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江永羣經補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吳澂纂言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南門者法門也范注天子諸侯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在故謂之法門○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劉敞○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敝而斥大之汪克寬纂疏引王葆○南門路門也因舊而修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古者謂國門爲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謂路門亦爲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魯以天子臯門之制爲庫門應門之制爲雉門而路門猶是諸侯之制新作南門豈非又僭天子路門歟葉夢得傳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僭莫重於祭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

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胡傳○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趙鵬飛經筌○禮有可止而不止者有以知其心之僭禮有不用而或用者有以知其心之疑僖公之四卜可止不止豈非心急於僭哉不用而或用非心懷夫疑哉知法制之不足畏而猶恐神明之不可欺其疑者其覺之機也不自覺而屢瀆焉神明豈容瀆哉經書其事而傳發其義焉謂公羊傳嗣是有五卜者矣有用郊者矣卜至於五瀆愈甚也不卜而用懼不從也其欲僭之心愈急於僖其疑之之心有懲於僖僖公萌於前子孫成於後也林希逸鬳齋續集

○吳氏戴氏說見祭祀門魯郊總論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

周王業自文武始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禮也諸侯惟太廟不毀耳魯人以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如周之文武僭也聖人因屋壞書之以見其非禮吳澂纂言

文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則僭禮之中復有罪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而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非禮甚矣張洽集注

成二年春立武宮

見宮廟門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猶三望

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亭僭哉鼷鼠之害說者以爲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趙鵬飛經筌

成八年衛人來媵　晉人來媵　齊人來媵

公羊傳孫復劉敞王介之等說見昏禮門

又　冬大雩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至於五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汪克寬纂疏引師協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襄五年秋九月大雩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郊非禮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高閌集註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高氏說見書災異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不言大嫌上文也旱甚而再雩志其僭且數也高閌集注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又立煬宮

義見宮廟門成六年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何休○雉門兩觀

天子之制孫復尊王發微○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

雉門天子應門蓋庫雉既僭更其名以少異於周制亦猶郊不

用至之日而卜用三正也其實則僭矣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

門則雉門兩觀皆僭也趙鵬飛經筌 ○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僭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胡傳 ○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高閌集注 ○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汪克寬纂疏引杜諤 ○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縣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胡氏襲公穀之說謂雉門不宜有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

門言魯庫雉二門法天子之皐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皐門應門家語衞莊公反國繹祭於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卽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毛奇齡傳○

愚按諸儒多本公穀以雉門兩觀爲僭毛氏獨辨其妄以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昭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也所辨是與前儒邱氏說合邱光庭兼明書趙子日復作兩觀譏仍舊也其意以兩觀爲僭按左傳毛詩禮記皆云諸侯有觀臺又曰臺門則趙說非也魯所僭者庫雉僭皐應之制耳書僭在新作不在雉門兩觀也

定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一秋兩大雩僭瀆之甚汪克寬纂疏引蘇季宣

定十二年秋大雩

定十五年春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高閌集注○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汪克寬纂疏

哀元年春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非禮而以爲常事春秋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不勝書故聖人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書於策以誌其失胡傳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高閌集注○桓爲哀之十世

祖僖爲哀之七世祖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孫覺經解○季氏悖亂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家鉉翁詳說○晉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祖廟親盡不毀者無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汪克寬纂疏

○書魯禮改革

趙子曰凡變常之事皆書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是也作者不宜作也作三軍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煬宮是也凡故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初六羽稅畝是也言自此而常行也躋僖公作三軍不言初者暫作暫用非常行也陸淳纂例

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李廉會通宣十五年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說見僭禮門

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見祭祀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今擅變先王仁政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稅其私畝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汪克寬纂疏引胡甯

○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井田之法自此始壞家鉉翁詳說

成元年春作邱甲

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邱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

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劉敞意林

成六年春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立之非禮孫復尊王發微○案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有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張洽集注引劉絢 ○餘見宮廟門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可知罪之在矣汪克寬纂疏 ○餘見軍制門

昭五年春舍中軍

見軍制門

定元年秋立煬宮

公穀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杜注○餘見宮廟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三傳註說見祭祀門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何以書譏始用田賦也○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杜注○初稅畝田制壞作邱甲兵制壞用田賦則兵民之制再壞余祿心學經測○晉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邱甲邱甲者據邱出甲也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三變爲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

既溢其稅之額又益於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姚舜牧疑問 ○餘見田賦門

○祭祀總論

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陸淳纂例引啖助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王制疏引服虔注

礿祠烝嘗之祭見於經者惟烝嘗而不及礿祠郊社之祭見於經者惟郊而不及社故知常事不書有所譏焉則書也崔子方經解

常禮不書所書者志其過時失禮啟蟄郊之時龍見雩之時始殺嘗之時閉蟄烝之時啟蟄者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也章如愚考索續集引陳岳

啟蟄而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祀南郊配后稷以祈農事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七宿皆見東方雩祭為百穀祈膏雨也始殺而嘗謂

建酉之月白露為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薦嘗于宗廟也閉蟄而烝謂建亥之月昆蟲閉蟄萬物皆成可薦者衆享祭烝于祖考也四庫案語曰桓五年正義云始殺嘗祭實起于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言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也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旱而雩之類是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月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也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杜預釋例

啟蟄建寅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四者咸指月之中氣言之自茲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內皆為祀限若踰斯限是為過時矣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不舉月而舉氣者月分四時間之以閏其節未必恒在其月爰指天宿物候以為徵驗土功之例亦猶是焉馬驌左傳辨例

○書魯郊 魯有冬至祈穀二祭辨　穀梁一月一卜說辨　三望諸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郊牛之口傷之字公穀說辨　公羊以書不郊爲不免牲辨　以用郊但爲譏不時辨　胡傳用人之說辨

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傳云啟蟄而郊是祈農之祭 孝經注疏

周制冬日至祀天圜丘禮神之玉以蒼璧牲幣各隨玉色牲用犢幣用繒玉服大裘冕無旒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籩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以槀秸爲藉神席其樂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樂六變天神可禮矣祈穀之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日用辛 杜佑通典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信齋楊氏曰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攷之月令左傳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

說此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蓋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知此則注家附會之說俱可一掃矣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冬至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據此則魯以孟春祈穀爲郊啖子曰孟春周之三月李廉會通僖三十一年

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啟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魯郊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

三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失也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謂魯有冬至祈穀二郊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汪克寬纂疏同上

說者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然則奚稱周之始郊日以至邪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者董仲舒之議是也魯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始劉敞意林僖三十一年

啟蟄而郊是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則不書也禮養牲在滌三月先三月卜牛而養之三月始成牲故經於正月則書牛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正月牛方在滌未得爲牲也於四月則書牲如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乃免牲是也在滌三月已成牲也黃仲炎通說同上

祈穀之祭在春王三月建寅之月傳所謂啟蟄而郊是也穀梁建寅之祭誤作建子之祭又不曉卜日之法誤以一旬一卜作一月一卜謂上辛是正月之辛中辛是二月之辛下辛是三月之辛不特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世亦無三月祭圜丘者此皆漢儒明堂位成王賜魯重祭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一歎沿誤至今 毛奇齡傳 哀元年

郊特牲孔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襄七 是二郊也鄭康成則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穀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是案鄭氏與王肅異杜氏又與兩家異論魯

郊者祇當以杜氏爲主　陸隴其讀禮志疑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圜丘皆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卽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祈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啖氏已言之朱子閟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

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為祈穀明矣而或云宜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如以卜牛之時即為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姜佩璋讀左補義

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云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

傳曰啟蟄而郊疏夏小正正月啟蟄故漢氏始以啟蟄為正月中雨

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 朱鶴齡讀左日鈔

魯不得有冬至大郊之事而於啓蟄祈穀殺於天子也郊曷為卜祭則卜日也比旬而卜遠慢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祈穀之祭則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祇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干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曷為或言免牛或言免牲未卜日牛既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牛運震傳 ○以上經論

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 成十七年 何注正月歲首上辛猶始辛皆取首先之意 按鄭康成曰用辛者人當齋戒自新絜也

穀梁傳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五卜彊也疏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注庀具也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須復卜疏六月上甲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乃繫養若六月簡訖有變則七八九月上甲皆可簡擇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注疏十月繫後有變是時不妨郊事故不書正月以後妨郊故書也○哀元年○按程端學辨疑曰六月庀牲雖有變不道待正月然後言牲變恐無是理○毛氏辨一月一卜之謬見上

卜郊之事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傳云禮

不卜常祀也襄七年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公羊之義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郊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發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意異鄭元意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禮記曲禮正義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言魯禮也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郊也葉夢得曰言周之始郊正以別魯禮鄭元以迎長日爲建卯月非矣冬至祭天周之正禮不可易者寅月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爲祈穀之郊故傳云啟蟄而郊也然則周郊非用辛歟日召誥丁巳

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橫渠張氏謂言日至則不必卜日曲禮大饗不問卜呂大臨謂天時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若他饗則問卜矣是足以明周郊之非用辛矣袁桷清容居士集

郊不過春過春而郊則失其時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春秋不書卜郊者自日至以至啟蟄後皆郊之時也僖公襄公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成公五卜則又甚矣襄七年至四月而始三卜是卜之後時亦非禮也然則得其時而得其度者豈以爲禮乎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之云爾陳則通提綱

周郊以日至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爲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又不

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旬有一日不吉則筮遠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梁以為踰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為郊之時亦與啟蟄而郊不合董豐垣識小編

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襄七年三卜曷為書以書不從免牲而錄其始也定哀之郊曷為書以書鼠食改卜而詳其究也蓋不從而不郊幸之也遇災而猶郊甚之也高尚然釋經 僖三十一年

或言卜郊或言卜牛何也卜郊者兼卜牲日卜牛者專卜牲也牛死乃不郊為牲廢郊也卜郊不從乃不郊為牲日皆不吉廢郊也牛傷牛死何以書為災也卜郊不從何以書為譴也譴於天以為上帝弗歆也郝敬行說畧 宣三年 ○以上論卜

牛在滌曰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有牲

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

不郊李明復集義宣三年引謝湜

穀梁謂十月始繫牲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自周之十一月下

旬養牲至二月中旬牲成故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說是

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宜書故書牛傷者在正月正月有變而

改卜猶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與在滌三月不合李廉會通僖三

十一年

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羊曰傷者曰牛穀梁曰

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襄七年免牲皆在四月

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

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牲曰牛亦是也又

或止書免牲或止書不郊或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凡不郊皆卜免

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閒事不得不再起不郊之文也李廉會通方苞直解參

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為也周禮封人飾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絼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牷物色純體完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讀為樴充人則繫於芻牢之三月展牲則告牷注引儀禮宗人視牲告牷舉獸尾告備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展牲者肆師展之於未祭之初充人展之於將祭之日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躬朝之朔月月半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

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盡敬者如此牷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旡人失其官哉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口與角其變尤甚於宣成也惠士奇春秋說○以上論郊牲

魯僭郊自僖公其說可信蓋僖之前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亦如其作頌也然魯先公猶畏天災因災不郊者有之至定哀習玩既久雖天災不畏矣戴溪講義定十五年

魯之僭郊天不從而人不允郊牛之變天示譴也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有變而不郊者四猶三望者三免牛者一免牲者二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趙鵬飛經筌宣三年

經書郊者九竊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

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鷹作亦可以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吳澂纂言

書郊皆志變異與非禮也變異之事一　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也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於失禮之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趙汸屬辭

聖人覩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魯以周公配天能無媿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衛湜禮記集說

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成公七年以牛傷不郊十年以卜不從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肆意欲爲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爲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謟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者不知其幾也深味聖人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章如愚山堂考索別集

魯祈穀啟蟄之月僭郊之制已爲非禮其末流之失又僭用日至之月宜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是也或踰

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曆卜書郊牛傷鼷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若宣三年王喪而卜郊哀元年先公未小祥而郊忘哀從吉違禮褻天則又比事觀之而惡見矣顧棟高大事表引華氏說○按忘哀從吉之說凌氏駁之見下宣三年

書郊非譏其瀆卜亦非譏不時蓋假禮之變以著其僭耳諸儒以二譏樹義非犯此者遂與之乎非春秋謹僭之旨也高澍然釋經襄七年○以上論魯僭郊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别神從官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通義

予讀東坡蘇氏論不郊猶三望之說而有疑焉其言曰春秋之所以

言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又曰魯雖不郊而有三望者存焉夫子所以存周之遺典也夫春秋之論事莫重于禮禮莫大于名分名分莫大于僭君郊望之典惟天子得行之魯侯國也而用天子之禮僭亦甚矣聖人不斥其僭而顧予其爲能行周之遺典則是以王朝之典而下行于諸侯不必名分之守而惟典禮之脩抑何其昧輕重之衡失是非之實也名分之與典禮相輔而行者也先王制祭祀之禮各有等衰魯不守名分而僭禮是行固已背先王之敎而昧等衰之義矣尚安在爲能行周之遺典也古者天子之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望祀之郊於日至之郊行之魯之所僭者祈穀之郊也（孟獻子曰啟蟄而郊）而望祀之典卽于祈穀之郊行之然天子之禮四望（周官大司樂職以祀四望）而魯

則止於三望禮雖稍降而僭終不得而掩矣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則知告朔朝廟之必當遵書不郊猶三望則知郊望之皆當去魯謝光不郊猶三望說見湖海文傳○以上論三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

一卜乃成四卜也孔疏○天子以孟春之月元日祈穀於上帝謂夏正建寅之月也元日上辛日也魯僭天子郊禮然猶不敢直用上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若三卜皆不從則不郊今四卜非也免猶放也不郊於是卜免牲卜不吉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用卜而吉則放其牲也望者郊時所望祭四方山川魯郊雖僭猶不敢同於天子四望闕其一也不郊而望亦非也四卜猶三望失禮之中又失禮也趙汸集傳○魯入春秋至是幾百年越四公未嘗言郊者蓋郊之制自惠公請之於周有其制而未嘗敢用也而僖公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詩人究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前乎此未嘗舉是禮也詩人歌其美春秋譏其僭是又情與義之不兩立者也趙鵬飛經筌○郊以三月今四月卜卜止于

三今四卜免牲則無望今猶三望皆非常戴祖啓五測

公羊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穀梁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陸淳纂例引啖助○傳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孔疏○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劉敞○未牲曰牛既卜日牲趙鵬飛經筌○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汪克寬纂疏○按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正與啖助帝牛不吉改卜稷牛以代

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皆不郊之說合而彼傳以爲非禮杜注謂郊不可廢牛雖傷死當更改卜與啖氏說異竊意稷牛又死自應不郊但不郊而望爲非禮耳觀經文猶字可見若如杜注不可廢郊則凡書四卜五卜皆無譏豈理也哉葉酉究遺

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公羊三望者望祭也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三望祭分野之星及國內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注○望者祭山川之名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范甯注○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域內名山大川今魯限以三則正是諸侯之禮賈逵服虔謂三者一是分野之星一是山一是川杜氏遵之公羊謂泰山一河一海一按古凡望祭無及星

昔祭法星爲六宗之一與日月風雲皆祭於壇不必望祭望則專指山川尚書望於山川柴望秩於山川是也若河則非魯域內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本魯地故鄭元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爲得之毛奇齡傳○三望當從鄭康成說鄭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魯卽徐地則是淮海岱也書云望于山川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並指山川言而周官祀四望祭山川別爲二類又一祀一祭分屬天地蓋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見周官鄭注不得及餘山川其質附於地其氣屬於天皆能興雲致雨四望以氣言故從天神曰祀山川以質言故從地示曰祭耳高閌然釋經○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鎭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
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
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
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方非限
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
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
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
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云
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
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卽左氏說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
所不及詩閟宮正義引鄭駁異義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康成本此其義審矣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五經自竟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
以三明矣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
分星强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陳壽
祺五經異義疏證〇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陸淳纂例
引啖助〇三望魯之常祀也何以書以不郊猶三望書也虞書曰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因郊而望祀山川也周書曰
柴望大告武成則燔柴祀天因而望祀也蓋天地神示不可偏
饗也趙鵬飛經筌〇乃若不得已也猶者可以已也郝懿行說略〇愚按
三望解諸家不同胡傳取公羊諸家多從之彙纂疑之毛西河
高雨農陳恭甫主鄭氏解而疏通證明之足破前人聚訟當爲
定論又按諸侯有祭名山大川之禮則以望爲僭者非也三望
正是魯禮以爲非禮者亦誤也毛氏說是陳氏引證更明春秋

書猶三望譏不郊而望非譏僭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社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公羊所謂養牲養二卜者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帝牲滌宮名養牲之處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惟具是視者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以養二之時稷牲亦在滌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孔廣森公羊通義○穀梁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

牲未用謂之牛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牷牷之爲言爲其全而無傷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公爲事天者怠矣葉夢得傳○此爵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宣公篡弑逆理亂常特是饗帝故天譴之家鉉翁詳說○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郊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難事之辭所以著不郊之由繫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而不知止也汪克寬纂疏○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

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
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而不殺者以爲
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牛運震傳○公羊云其言之何緩也穀梁
曰之口緩辭也以之爲緩辭不解文義趙氏曰之語助辭耳程端
學辨疑○穀梁言已牛矣何卜免之非也書改卜牛者卜新牛非
下已傷之牛也應撝謙集解○杜注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
以王事廢天事與漢儒說合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
稷爲越紼而行事鄭志曰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
六宗山川之神則否而張氏洽汪氏克寬以爲忘哀從吉非矣
凌曙公羊禮說○葉氏酉說見上僖三十一年。
左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望
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既

不郊而猶三望故譏 吳澂纂言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杜注 ○鼷鼠甘口有螫毒螫人及鳥獸皆不痛一曰甘鼠鼠之最小者傳曰稷蜂不燕社鼷不灌蓋其所託如此 陸佃埤雅 ○牛有力之畜何至爲鼷所食蓋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 羅願爾雅翼 ○鼠食牛小害大之象三桓之彊兆矣許氏之說是也 徐學讀春秋億 ○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亂象已著矣 ○穀梁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非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豈爲免有司之過乎 劉敞權衡

○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而猶三

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汪克寬纂疏

○鼷鼠兩食而一免一否既改卜不行免牛之禮也免則不更卜也免牛卽不郊本文複舉者以中有間事耳高澍然釋經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高閌集注

○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吳澂纂言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卜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

郊不過分遂不郊毛奇齡傳○書卜郊不從四條惟此書五卜不從天之告魯以不享者如是諄諄也實以僭禮瀆神之甚耳周洪謨疑辨錄○卜郊不從者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免牲不書不郊既免牲則不必書不郊也此年襄十一年書不郊不書免牲不書免牲者不行免牲之禮也不書免牲則必書不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成公七年蓋嘗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權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

而直用之書曰用郊盡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趙鵬飛經筌○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猶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吳澂纂言○三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啟蟄而郊啟蟄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正月皆失時矣奚獨至於九月而後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於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蕭楚辨疑○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為農事也趙汸屬辭○公穀以用郊為譏不

爲則書九月足矣曷爲言用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月非郊也用又非禮也 御纂直解 ○用郊言不由卜而用是日郊也蓋魯卜郊恆於四月定公以五月郊當是四卜五卜而從耳是年四月未嘗不卜以不從而止至九月直用辛丑日郊不更卜故如是書而前此卜不從不書者本年有郊不能書乃不郊而空書卜不從義無所附而辭亦贅也或以爲譏不時故書用然則得時可用矣非春秋謹僭禮之旨也 高澍然釋經

劉氏敞謂用人以祭非也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快意於雠敵安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且書執書人然後書用則知爲用其人若用郊則與用牲用幣用田賦用致夫人文義正同安得鑿爲異說 日講解義 ○用字無解恐經文有脫誤胡氏謂以人饗

非毛奇齡傳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為中氣二月節雨水春分為中氣是啟蟄為夏正寅月中氣也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初耕亦在正月耕謂春分者言啟蟄卽當卜郊不得過春分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在春分之後故譏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其下卽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孔疏○公穀啖氏皆以三卜

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此三卜而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汪克寬纂疏○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姜炳璋讀左補義○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卜郊瀆也牛運震春秋傳○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四月即夏之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卜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祈農必祀稷非長王配天之祭也杜注誤毛奇齡傳○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二月乃卜郊故獻子曰今既耕而卜郊杜以春分爲耕時誤王引之經義述聞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不從者牲日皆不吉也故

不書免牲惟書不郊而已汪氏曰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然則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書免牲何也行免牲之禮也彼蓋牲不吉并日不吉故但書免牲既免牲則不郊可知故不言不郊也郝敬行說略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何注漫者遍食其身○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致死范甯注○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失時至五月乃郊高閌集注○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汪克寬纂疏○公羊云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何不書之如三卜四卜五

卜經皆書而第書辛亥郊歟此誤也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魯郊因改卜及卜不從錄既錄改卜則改卜後或郊或否不得畧是書郊與書免牲書不郊同義非魯郊至是一變也如宣之改卜因牛死不郊成之改卜因又食乃免使二公改卜後不遇再傷則亦書某日郊矣高劉然釋經○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夏之三月則過分矣杜氏曰過也是也鄭文蘭辨義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音求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夏四月郊不時也注疏引日展視而知其傷是展道盡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不敬以致天變也徐見總論○不言牛死蓋未死也不言所食非一處也郝懿行說畧○此改卜牛亦重在滌三月故至於四月而郊牛雖改卜郊已踰時書以

冠失禮 徐庭垣管窺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牛運震傳

○凌氏辨議喪中祭天之說見上宣三年

穀梁經郊牛下有角字其傳了然今無非也 段玉裁左氏古經注 ○據穀梁傳文則經文明有角字而穀梁疏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蓋誤據左公二傳而言也 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

○書魯大雩 書旱祭非書失時辨 左傳過則書辨 穀梁冬無雩辨 爲雩辨

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 禮記月令疏引服虔注 ○爾雅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杜預以雩爲遠誤矣 陳前道履書 ○杜注謂萬物待雨又曰遠爲百穀祈膏雨似以雨釋雩非以遠釋雩也爾雅謂雩爲號祭則穀梁吁義近之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文從雨而聲近吁也 蔡鈞棨 ○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

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為盛遂名壇曰舞雩焦過明志錄○趙子曰祈澤曰雩祈雨祭畢星及山林川澤也稱大國徧雩也謂都邑徧脩之所以稱大勤民之祀也故志之已月雩祭常事不書○陸淳纂例○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孔疏又○定元年大雩公羊傳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按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陸淳辨疑引趙匡○記曰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帝為壇南郊之旁鞀鞞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竽笙鐘磬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魯諸侯當雩境內山川有歌舞而無樂僭天子盛樂以雩上帝志非常也趙汸屬辭○公羊以大雩為大旱是不知大雩之為僭也李廉會通○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魯用天子之

禮故曰大雩劉敞傳說例○孫氏復　胡氏安國謂書大著其僭其意皆以魯史不書大夫子書大以著之耳然使魯史但書雩何以知其非雩境內山川夫子必坐以雩上帝而加大字以著其僭也當是魯人侈其得舉重祭而自大之史臣因而以大書之而不知其僭之妄夫子春秋仍之以著其僭之妄也書大兒恐亦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雲漢之詩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爲雩惟祀上帝悉罷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雩帝然後謂之大哉惠士奇春秋說

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秋者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周之秋三月旱亦脩雩祀杜君以爲月令秦法非周典潁子嚴以龍見卽是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强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月令非所據也（桓五年孔疏）○楊氏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郎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蓋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意同是以必用盛樂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引信齋楊氏祭禮書）○春秋書雩二十一皆在七月以後傳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巳月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陳祥道禮書）○雩歲之常祀不能盡書因非時過災則書之見其非禮且志旱也（程子經說）○巳月之雩

常事不書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非常則書（孫復尊王發微）○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率巫而舞雩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呂大圭或問）○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夏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非也（牛運震傳桓五年）○魯雩有二一有常雩有旱雩巳月常雩不書書者旱雩其一年兩雩一月再雩者旱甚也（陳則通提綱）○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桓五年及成三襄五襄十六昭八定七定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昭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襄十七昭六昭十六定元定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李廉會通）

穀梁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

見者大雩必爲旱旱時或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譏不雩也孔廣森公羊通義

桓五年秋大雩

左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服注龍角亢也○公羊見災異門○書雩皆旱祭也即以此經證之上書大雩下書螽螽者蝗屬旱則生因旱而雩可知趙佑辨考毛奇齡傳○此旱祭也傳以爲過時非也牛運震傳○餘見前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安得不雩乎 劉敞權衡

襄五年秋大雩　左旱也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襄十六年秋大雩

襄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旱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以下成羣立置社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天子之社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木立之禮神之玉用兩珪有邸其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杜佑通典

黄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示則天子獨用之舉社則其禮達乎土下也鼓人職曰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祀天神靈鼓靈鼗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馬端臨文獻通考

周禮大宗伯司服皆以昊天上帝與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澤中之方丘

而無南北郊之說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丘亦謂之大示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之神后后土實在庫門之內右而非在北郊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鄭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祭法太社以下有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大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丘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于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天子太社祭率土大示故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示國社侯社祭一方土示故但謂之社也

蔡氏獨斷云社稷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註云壝壇與堳埒也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說文云埒卑垣也蓋壝爲擁上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壝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註云北墉社內北墻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爲堳埒則所謂墉者第壝土爲卑垣以覲禮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焦循羣經宮室圖

左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注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疏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疏又云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右有周社

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

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㚆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禮郊特牲疏

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

魯語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社春蒐田之祭也曰觀焉則非以爲祭者也索吉得傳○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推爲社事單出里

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寖爲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張治集注○按孔疏齊桓用强霸之術借祭社爲名聚民於社以觀戎器此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然則此係桓耀兵曹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言太公用兵法不若是耳毛奇齡傳○春秋書云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備其車賦合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于社有變更矣齊寓軍令本欲遍得志於諸侯魯鄰國聞其更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都鄙於諸夏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一法其名數與周禮大同

小異周制成於百人齊制成於二百人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爲車五百乘合三軍爲車入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車九家一人輕於周所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邱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未嘗重於周也其異於周者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霸者之政强民

唐仲友帝王
經世圖譜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又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二十年秋九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杜注

○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

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

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太祝云類造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

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禮記祭法正義

○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聖

賢所重故特鼓之杜注此據日食為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

言則月食亦有鼓孔疏○按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祭法七祀五祀其門

皆曰國門知此亦國門謂城門也傳云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又○以上莊二十五注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亦以請羣陰也互相備文十五年孔疏○禮以禜宗祭水旱宗當爲禜皆有壇焉禜門用瓢齎而已用牲于社于門皆非禮也公羊云于社禮也非葉夢得公羊傳讞○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班固白虎通○祭祀有幣猶人之燕享而有幣帛以將其意者牲者祭之實幣者禮之文有其實者必成之以文此牲與幣所以不可偏廢如廟中將幣三享之類也故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至於小祀有牲而無幣大者其文備小者其文畧理當然也周官六號先牲盛幣次之禮宗廟之祭自牛豕以下至於稻粱

其末爲嘉玉量幣此皆以祭祀爲主故先牲而後幣乃日月之眚猝然而見天子陽道而尊也則伐鼓于社以攻之而已此夏書所以言瞽奏鼓而不及其他也諸侯陰道而卑也既不敢攻若待齊戒祭祀而祈之則無及矣故即其類於社以請之其主不在祭祀則用幣以達其意而已固無所用牲葉夢得春秋攷○周官射天鳥以救日之功救月之矢及太陰之弓與枉矢鄭氏謂救日射陰救月射陽天子之禮也亦日食伐鼓攻陰之義蓋天子無所請攻之而已天子攻而不祈故不用幣諸侯祈而不攻故用幣晉悼公卽位請息民者云祈以幣更不用牲以從儉約則幣者祭之畧牲者祭之詳日食用幣蓋變出非常不能備禮是以致其畧而反用牲所以爲非也文○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

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非禮故書耳吳澂纂言

○社者地示之祭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惟伐鼓於社僭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趙汸屬辭

○書魯內祀 禘 大事 有事 嘗烝

大事爲祫有事爲時祭辨　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辨　諸儒禘祫爲二之說辨　禘非祭名辨　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趙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躋僖公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烝穀梁說辨　書嘗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禹氏說辨

常事不書非時失禮則書之周禮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祠礿者蓋一書嘗再書烝兩書禘皆爲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陸淳纂例引趙匡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爲祭名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祠祠無失禮所以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于廟撰禮篇者亦因之先儒遂云諸侯三祭不知其本故也陸淳辨疑文二年引趙匡

逆祀曰躋順祀曰從巳絕而祔曰致祭而安主曰考趙汸屬辭

或以春秋大事爲禘祫有事爲烝嘗非也烝嘗四時常祭故書丁丑烝乙亥嘗不曰于某宮于某廟也惟三年一大祭故書禘于太廟或書大事于太廟其實一也案春秋閔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僖八年書禘于太廟是也文十八年二月薨宣三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宣八年書有事於太廟是也豈得謂之烝嘗也哉黃仲炎通說宣八年

胡康侯據公羊以大事爲祫又謂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竊恐不然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所謂大事者固指祫而言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祀上帝山川禘太祖皆云有事而謂有事爲時祭乎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然則大事有事亦祀事之通稱不得竟以大事有事分祫祭時祭也左暄三餘偶筆

四時之祭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建子祭祀則用夏時桓八年正月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

也然吉事先近月苟存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時物餼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陸淳集例引趙匡

以上總論內祀

禘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禮記王制祫禘疏引賈逵○禘諦也冊府元龜引禮記盧注○禘之爲言諦序昭穆諦父子也白虎通○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公羊文二年何注○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穀梁閔二年范注○禘者次第也禮記王制夏曰禘疏引皇氏

禮記外傳曰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王應麟玉海卷九十七

三年喪畢致新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莊公喪未闋而吉禘故曰速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大廟亦禘也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

或以為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不知周之夏祭曰礿無緣取殷家祭名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益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為常節仍計除喪卽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故無復常月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禘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杜預釋例

禘有兩般有常禘有三年喪畢而後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人答魯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是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于廟也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是常祭李明復集義閔二年呂祖謙說

禘祫之說衆矣或以祫為三年一大祭或以禘為三年一大祭或以五年殷祭為禘或以為禘卽大祫或以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三歲祫天子諸侯大夫用之而五歲一禘非天子不得用然則何所折

喪乎曰衆言殽亂折諸聖春秋有禘無祫魯語有問禘之說有禘自既灌之說未嘗及於祫也晉人告穆叔以爲寡君之未禘祀則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明矣春秋于文二年書大事于太廟此即除喪而禘廟而公羊以大祫爲三年之祭以禘爲五年之祭公羊好爲誕誕不必案之舊典漢儒多治公羊春秋大率祖其說而鄭許又漢儒之雜說也是以紛紛之論未能歸一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制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又三年一治兵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又三年一大祭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故三年大祭併毀廟之主而祭之也但三年之祭講於除喪祔入新主之時則謂之禘禘之爲言諦也新主入廟舊主當遷因合祭之而審諦昭穆之序也即晉人之禘祀閔公之吉禘是也若講於非除喪祔主之時止於合祭而已不復審諦昭穆之序故不曰禘而曰有事曰大事即公羊之所謂大祫

是也由此觀之則知三年大祭禘即是祫而諸儒之論皆可廢矣或曰僖之禘于太廟非除喪祔主之時何以曰禘而不曰大事也曰僖之禘于太廟雖非除喪祔主之時然致夫人之主於廟而審諦之故曰禘也文之大事于大廟雖除喪祔主之時然逆祀而躋僖公不得爲審諦昭穆故不言禘也黃仲炎通說僖八年

禘祫之說紛紛不同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大小之說不同也王鄭大小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圜丘謂之禘宗廟大祭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於張純答云禘以夏四月祫於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

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
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
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
自漢迄唐禘祫之議終莫能一吾謂一其說折衷於聖言可也春秋
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
書禘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大事公穀以爲祫詩周頌商頌言禘二
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祫周禮大宗伯以肆獻
祼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是祫
也禘也論語禘自旣灌而往孔安國釋之兼禘祫言是春秋與詩有
禘無祫而以大事爲祫者公穀也以祀爲祫者毛氏也周禮無禘祫
之說而以肆獻祼饋食爲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言禘不言祫而并言
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

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祼薦也祼也祫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公羊以大事爲祫諸儒遂以祫爲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卽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耳祫者因禘而合食也公羊求其說

不得以禮緯釋經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至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而先三後二先二後三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自漢至今用之可廢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聖人之書也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爲不可王十朋梅溪集禘祫論節錄○愚按顧氏論禘正與梅溪合可謂先得其心足破諸家聚訟文中以禘爲禘所自出猶不及顧氏之考辨精覈故從刪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禃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於是竟增祫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蓋歲時祭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爾雅

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學記曰不卜禘不視學總言大也諸經傳言禘者不能徧舉並無一字及祫也若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諦視昭穆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祫此卽亂祫於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祫名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祫卽其禮達於諸侯左氏傳於晉亦有寡君之未禘祀語又有烝嘗禘於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祫字見於傳文至於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王制稱春礿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其無祫名則一也其所以有祫名者以說禘者偶易稱曰祫而讀者不深察也 毛奇齡禘祫問

祭統云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者特時祭之名耳國語魯言禘郊之事戴記每言嘗禘之禮禘嘗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五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禘哉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祭所自出於始祖之廟之說固無是禮矣孔廣森禮學卮言

傳曰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謂新作之主即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偁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即彼犆礿也言春礿恆特祀於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於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孰據有祫時通畧言之耳經有吉禘于莊公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又

祫禘一事也祫從合是凡合祭皆爲祫也禘從帝取審諦昭穆公羊云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之爲大祫昭昭矣羣廟雖祫有大於此者乎故春秋於諸祭或書有事而於禘獨書曰大事公羊亦以禘之祫爲特大而著之曰大祫先儒泥於春秋書大事而不書禘公羊言大祫而不言禘遂謂別有祫祭獨杜預以傳無祫祭之文因以禘釋大事孔穎達即而通之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斯誠不易之解矣或問曰春秋書禘屢矣文二年何以獨書大事曰躋僖逆祀故異其文也或曰曾子問所云祫祭及王制三時之祫果何說乎曰王制謂天子四時之祭禘嘗烝皆祫而非別有祫祭也鄭元以公羊所言爲大祫以王制每歲三祫爲小祫且云天子先祫後時祭皆牽合不足信曾子問所言要即三時祭之祫耳 萬斯大學禮質疑

顧氏棟高曰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嚳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之三頌春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於嚳者因祭法有禘嚳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謂宗廟之祭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於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禘之說又甚明文二

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絶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於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於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於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日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手定而猶不足信

子諡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於嚳也長發之言元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嚳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與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於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

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詞此皆不深考於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又曰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於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之長發頌有娀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娀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卽位至殂

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
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
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於帝嚳且
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
周禘嚳之文出於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
而祭法出於漢儒之傅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
又曰案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祫卽禘禘卽祫
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
廟躋僖公公穀以爲祫祫卽禘也杜氏亦以大事爲禘昭十五年有
事于武宮傳明稱禘於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於僖公又
昭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祫
卽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不

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祫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祫趙伯循因大傳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之文遂爲此說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堯爲親兄弟世本創其說於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於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謂禘爲祭始祖之所自出者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詁疏杜孔鄭賈王服何范諸儒未之有也諸儒皆謂禘兼羣廟之主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復行於東漢而罷於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如曹魏祖舜晉唐元宗建元元皇帝廟是也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

緯書之說鄭元之徒又爲 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致孝而不知其無當於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如中庸論語春秋皆言禘不言祫禘即祫也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無疑謂追所自出者乃無稽之語世特以朱子大儒旣從趙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祫祭有事爲時祭于禘祫與不知其實皆禘也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是篇条五禮源流口號注說

又曰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於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入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

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於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旣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於閟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於周廟之文禘爲大祀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聵稱皇祖文王謂鄭衞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衞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夫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於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傅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

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

又曰武王旣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於嚳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豳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遡后稷遡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嚳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以上俱見大事表吉禮篇

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故晉人辭於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之大禘

始爲僭用白牡牲僭也君袞冕夫人副褘服僭也用八佾舞大武大夏納夷蠻之樂樂舞僭也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者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爲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是禘周公非禘文王也而趙伯循因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言無所依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記禮者之言非實也當時以禘爲時祭通稱故王制與禴嘗烝並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於襄公惟禘於太廟用盛樂爲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殆爲魯言之乎魯之禘當即是大祫蓋周公廟宇既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騂剛魯公牲羣公當其

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葢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祀於太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特書禘于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即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或兼及已毀廟之主也江永鄉黨圖考

先儒說禘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眞愈失所通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爲不王不禘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惟杜氏謂三年一禘其說小異其一以爲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禘嚳而配以稷魯禘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咸從之可異也

按禘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 一太廟 一羣廟皆非祭始祖之父云禘

于莊公則非祭文王可知或曰禘以祭文王而于莊公故書以示譏曰禘果以祭文王則祭于莊公不得謂之禘矣春秋何得强名爲禘書禘于莊公則禘非祭始祖所自出明矣春秋所譏者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禘于莊公而曰吉禘于莊公非以于莊公爲譏也正如僖之禘于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于太廟也且春秋之辭别嫌明微禘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禘於周公而非禘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烝嘗皆不書其廟而禘獨書者葢烝嘗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禘或犆或祫不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爲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羣廟皆有禘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明矣其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傳者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禘始祖所自出也禘所自出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均無是說可疑者獨小記大傳祭法三篇王肅

一人如是解耳傳乃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記乃秦漢之際儒者所記不當以記疑傳況更遠於秦漢之王肅邪又按禘于莊公三傳皆以吉祭爲譏如合符然未有以于莊公爲譏者假使禘果以祭始祖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無一人知之一言及之乎又按禘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爲何禮不得以爲祭所自出不王不禘之證也自既灌而往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懸度定案如趙氏之說以祭所自出爲僭則當禘之初孔子卽已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往朱子云失禮之中又失禮故發此歎亦委曲而費辭矣若聖人不答或問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朱子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

世之祖者其理即難知不敢信爲然也又按僖三十三年傳云烝嘗禘於廟禘與烝嘗同舉正與王制祭義諸篇說同不當爲王者五年之大祭也禮記言禘祭之時者六皆列于時祭之內無五年一禘之說郊特牲祭義中庸皆云春禘秋嘗王制祭統則以禘爲夏祭要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果有五年一禘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言及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爲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云云亦未嘗以爲不王不禘也據襄十六年傳晉亦有禘則禘本非天子獨有之祭乃諸侯通用之禮也魯之僭失在用天子之祭器樂章而不在禘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可知魯禘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

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纂云云是魯禘之所以爲僭者在
祭器樂章非以禘爲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旣灌之言
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左傳魯有禘樂之言合可互證也又王
制篇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按此文則礿禘烝嘗
乃祭之名而犆與祫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謂之犆合祭謂
之祫犆卽專之義祫卽合之義禘嘗烝皆有祫則禘嘗烝之外不得
復有祫祭矣犆祫之制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禘之犆者卽春秋
之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也所謂禘之祫者卽春秋之大事于太廟也
所謂嘗祫烝祫者卽春秋之但書己卯烝乙亥嘗而不書所祭之廟
也所言雖不盡合古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禘之與祫不得
平列爲二祭而以三年二年分屬之也明矣崔述三大典考○按崔氏此篇考辨甚詳不能

盍 數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
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
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
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
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
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礿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
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按中庸
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
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 錢大昕潛研堂集
春秋書禘二一書大事一有事二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以禘表

之知宜八年有事太廟亦當爲禘而文二年之大事說者以爲大祫
或以爲大禘禘與祫之分名焉季長謂禘大祫小劉子駿賈思伯謂
一祭二名其行之疏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又有一祫一禘
之說按左傳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
年禘于僖公又於僖三十三年發傳曰烝嘗禘于廟其爲時禘曉然
明白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
其意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
言之耳伯循謂禘于武宮禘于僖公皆左氏妄說妄有魯國元無此
祭而鑿空妄說者乎况時禘通行於天子諸侯非止魯國行之晉有
禘祀見襄十六年傳則列國亦有行之者矣袁倘㲄左傳折諸卷首卷四節采
王者大祭惟禘而已而後儒又有三年大祫之說不知祫者合祭而
已非祭名也凡祭有特有祫特者分祭於各廟而祫者合食於太祖

之廟也如時祭則烝嘗皆有祫要所祫者僅七廟而止故謂之祫而不謂之大祫惟禘則舉遠近諸祖祧與未祧皆得合食是禘實乃大祫也顧啓典經史疑論

以上論禘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遠也○公羊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注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穀梁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

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杜注○未三年而禘非禮也故書曰所以明其未三年者也書吉者所以明其不宜吉者也朱子語錄○莊公之薨二十有二月耳未吉而吉則忘哀而失其時猶在寢耳更褻越而失其地直解御纂○二十二月未應吉而吉也禘禮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則於新宮行之非所禘而禘也牛運震傳○杜云時莊公別立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不書劉敞權衡○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按是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已烝於曲沃矣而云未禘祀是烝祭既葬即可行而禘祭必免喪然後舉也禘何以必待免喪禘禮吉也蓋祖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烝嘗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用吉禮故免喪而後禘此先王制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無所礙其義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踰三年而後禘非無喪而

禘祭以數年爲常也蓋禘所以異於烝嘗者以其吉日非以其爲五年殷祭與祭始祖所自出也（崔述三大典考）○成王賜魯以重祭者謂祈穀之郊與太廟之禘樂而已未聞以王者之大禘而併賜之故春秋惟兩書禘（一莊公喪畢之禘一哀姜致廟之禘）而他無聞焉（惠士奇春秋說）○愚按顧氏棟高稱萬季埜駁杜預以禘爲三年喪畢吉祭之說謂此乃魯末流之失春秋特書以示譏精當不易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是常事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書若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也（孔疏）○禘自始祖而降皆以昭穆敘列夫人木主蓋各祔其君之廟四時有事夫人配享三年大禘君夫人木主皆合於太廟先考而上以父子序昭穆於外位先妣而上以姑婦序昭穆於內位（李明復集義引謝湜）○禘即祫也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于緯書附會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

僖公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再禘者誤 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

以上書禘二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大事禘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及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有事于太廟皆禘也 杜注孔疏 ○大事于太廟春秋記嘗記烝記禘記郊未有曰大事者此其曰大事何也曰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矣祫之謂也 劉敞傳 ○按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之已明此爲逆祀書耳 張洽集注 ○大事者吉禘也未除喪而吉禘非禮也其不曰吉禘而曰大事

者禘者審諦昭穆之謂也今行逆祀躋僖于閔上不得云禘也

萬沖炎通說 ○大事者吉祭也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愼謂三年喪畢

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祭之本謂之祫其又名禘者以

禘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士虞禮稱禫月吉祭猶未配

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禮記又謂吉事先近

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

先卜上旬是明明於禫祭之後改月卜日在二十七月之後今

計僖薨至此祗二十二月其於再期之祥倘闕三月而遽行大

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毛奇齡傳 ○愚按

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者漢儒每援此爲禘祫相因之說何氏

鄭氏謂三年祫五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

十月而禘楊氏復曰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三殷祭謂三

年一祫五年再祫也彙纂從公羊謂是祫非禘顧氏從杜注謂即是禘或云若是禘何以有或書禘或書大事或書有事之別當從公羊而黃氏仲炎解之曰以逆祀失審諦之義故不曰禘而曰大事持論亦通要之杜義顧說爲長見前總論○又按公羊但曰大祫曰殷祭祫合也殷盛也未有以禘祫爲二事之明文也何劭公本戴記緯書乃有禘異於祫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而謂其所以異者功臣與祭不與祭也是可見其爲一禮而非兩事矣禘其名也祫其義也詳見前論

左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也○公羊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注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先父范甯注○僖爲閔庶兄而繼閔而立位當在閔下文公欲尊其父而躋之夫鬼神有常祀昭穆有常位豈可易哉孫復尊王發微○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哉趙鵬飛經筌○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太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嘗入宮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程端學本義○三傳釋逆祀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爲世不可不辨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喻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爲文祖也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無昭穆則無祖也胡傳因曰閔公爲祖

僖父事閔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爲世一也非并也杜預曰嘗爲臣位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穎達發明此義頗詳見下非兄弟各爲世也家鉉翁詳說○穀梁云逆祀是無昭穆非也孔氏正義云父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益見兄弟同昭穆爲一世會祫祭當特設僖位於閔下汪克寬纂疏○按左氏以僖爲閔臣位在閔下以子不先父孫不先祖稷不先帝姊不先姑明之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謂祖禰昭穆之云也至公穀則或以祖禰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併以左氏爲證謂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同而不知左氏之說不然也以兄弟爲父子而亂昭穆紊倫序之常損世次之數豈理也哉陸粲胡傳辨疑○兄弟昭穆廟制諸家之說紛然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

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小宗伯所爲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有亂而辨之也如三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彙纂案○閔公弟也實爲僖之君僖公兄也實爲閔之臣入廟之主有定序僖不得先閔明矣今文公私於其父序兄弟畧君臣升僖之主於閔之上非禮甚矣日講解義○躋僖公者躋於閔公之上魯以爲順兄弟之次而不顧乎逆先公爲君之次故曰逆祀也孔氏曰躋僖于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之亂也汪氏疑於兄弟迭爲君者如齊之孝昭懿惠衞之懿

戴文若兄弟各爲世而異昭穆則齊頭不得祭其祖衞成不得祭曾祖矣其說甚辨攷于春秋書桓宮僖宮災又書立武宮立煬宮不曰廟曰宮則似廟中爲同堂異室之制隱桓一廟而各爲宮閔僖一廟而各爲宮兄弟不分世數而同昭穆者然文公以閔僖之廟爲禰其後隱祧而桓不祧閔祧而僖不祧是以桓僖各安於其宮歷世猶存至哀公之時而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所謂躋者位在閔上也僖嘗臣於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眞謂閔昭僖穆閔祖僖禰也先儒援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禰閔不知儀禮此言爲支子之子爲後於宗子者言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爲子也故兄終弟及必同昭穆斷斷無疑同昭穆而因其爲弟以兄躋之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不可也萬斯大隨筆○僖

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於太廟亟也何爲緩於祔祭而亟於祫祭也蓋孫祔於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者正爲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夏父弗忌窺其意而爲之說文公旣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祫升僖于閔急急爲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顧棟高吉禮表引華氏說○躋僖公汪氏說斟酌於情理間極不可易蓋惟兄弟同廟而意欲躋僖故遲遲作主者議未定也夫作主則當告祔於所宜祔矣今欲以僖繼閔則當祔莊欲以僖繼莊則當祔桓此所以遲遲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計決然後以主祔桓而不繼閔矣然不繼閔雖非而兄弟昭穆同廟則祔桓未爲失故作主之時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

時亦未見升僖之迹也必於大祫之際然後逆而躋之則新主入廟之後同堂異室而僖居閔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未錄本之義李光地榕村語錄○按杜注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此說最明公羊謂先禰後祖以世數論之閔在僖前是閔爲祖今乃以禰而居前是後祖也穀梁以爲無祖者升僖於閔則文公似以閔爲禰而以禰爲祖是無祖也胡氏以爲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其解誤矣徐文靖管城碩記○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於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爲世世次紊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左昭右穆一成不易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爲兩左兩右祖禰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正繼體而發

臣子一例之義責躋僖而揭先禰後祖之義所云禰祖者即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禰也以例言之爾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公羊何休之解未誤後儒說之者誤也胡承諾釋志

以上書大事一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凡祭自三年

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何休注○繹孫
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釋詁云繹陳也陳昨日之禮以賓
敬此尸也孔疏○爾雅云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謂之復胙者
復前日之禮也謂之肜者肜是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
日禮也楊士勛疏○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舞也以其無聲也
故入而用之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禮大夫卒當祭
則不告終事而問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
全始終之恩於臣子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享爲尸之人及凡執
事助祭之人也穀梁子謂祭之日一日享賓是也在商謂之肜
在周謂之繹黃仲炎通說○曾子嘗問於孔子曰諸侯之祭俎豆旣
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大夫卒不
廢祭也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繹祭君

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既以是爲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廢矣葉夢得傳○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文舞一名籥舞又名羽舞吹籥秉翟也萬入去籥者二舞俱入去羽舞吹籥者汪克寬纂疏引呂祖謙○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繹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李廉會通○去籥不如弗繹故曰猶遂雖賊臣旣卿之宜待以卿禮不得慢與討賊之義並行不悖也高澍然釋經

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卽夏建

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鄭釋廢疾云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正義○諸儒以有事爲時祭譏不在祭故不書祭名若爲時祭則此當是夏禴按時祭舉於四仲周之烝享用夏時則夏禴當在七月此書六月未必是禴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傳云禘而經略言有事者不爲禘祭而書爲叔弓卒而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

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孔疏○大臣涖事而卒於其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沒之親必不忍輕微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胡傳○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祭之失故略之汪克寬纂疏○去樂與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祇於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戚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並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事而輕卿喪如此毛奇齡傳○文定謂書以紀禮之變固是據左氏則叔弓涖事而卒亦事之變也叔弓之卒不可不書因涖事而卒故不可不并書其事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書有事二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具備故曰烝何休○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杜注○傳閉蟄而烝杜注謂閉蟄係建亥之月設者因以春爲過時非也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春秋用周正紀事而祀典則用夏正此正月是夏之仲冬周禮以爲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仲月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正月是下限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穀梁曰志不時也此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參孔疏胡傳○周正月得其時矣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之

失也杜氏得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非也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四時之祭惟烝爲甚腆蓋非冬則物不備今正月而烝禮也若五月夏之三月物華而未實禽獸孕育之際安得備之非暴殄天物不能也聖人文起於此而義在彼故曰爲五月烝起也趙鵬飛經筌

○四時常祀惟桓公之經書烝書嘗蓋再烝之瀆與未易災之餘而嘗之慢皆失禮之大者況冬烝而以夏五月行之酉月嘗而以未月行之或太過或不及皆失時之甚者故書之汪克寬纂疏

又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何以書譏亟也○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瀆亂甚矣程子經說○春秋有再書一貶者春王正月已烝夏五月丁丑烝是也胡傳○四時之祭礿爲薄烝爲盛再舉盛祭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瀆于祭祀春秋譏再烝李光地榕村集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何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大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儀禮少牢饋食禮注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太廟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必須亥者案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又疏○志不時與不敬也未月而嘗不時也災以壬申

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不敬也胡傳○四時之祭常事不書今書者以壬申有御廩之變遇災而懼未可以遽有事於祖考況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爲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其無誠敬之心而所以供粢盛者苟簡滅裂概可見矣張洽集注○御廩災在致齊三日之前是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三傳惟穀梁得之公羊以爲不如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耳豈眞以嘗爲可廢乎而何注以爲宜廢祭自責謬矣左氏曰書不害也尤失實苟不害何必書李廉會通參○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非謂其以廩災之餘而施之嘗祭也嘗必以新不以陳魯禮雖亡必不以災餘之陳而嘗也程端學三傳辨疑○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粢盛也考周禮祭祀先十日戒享是時御廩人

已扱以授舂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舂之粟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非也牛運表傳○穀梁以御廩所藏爲旣舂之米故曰未易災之餘而嘗考之周官廩人職大祭祀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舂人爲米以獻於三宮三宮夫人擇之以授饎人使爲粢盛非兼旬莫辦壬申距乙亥甫四日則粟之出廩久矣以此知穀梁之說非也但遇災之後不改卜而遽嘗則未免慢易耳日講解義○杜注以災不及穀爲不害而正義引服虔則云魯災而祭不以災害爲恐也按左氏當從服解夫遇災而懼所以敬天小心潔祀所以敬祖不論穀之害不害而御廩必不可災不能於未災之前謹守御廩又不能於旣災之後敬卜

遠日是不以災爲恐也依服解則三傳並通臧琳經義雜記○傳謂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以災餘供粢盛非事情也壬申至乙亥僅四日粢盛出廩久矣故嘗不廢此以不時書非用災之餘也傳曰米而藏之御廩亦非也御廩藏粟不藏米舂人職祭祀共粢盛之米詩曰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方苞直解郝懿行說略參○愚按存耕趙氏辨穀梁未易災之餘而嘗之說是也禮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濯溉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則非以災餘供粢盛明矣日講方郝牛氏所辨藏廩是粟非米亦精

以上書烝二嘗一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左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貴復正也○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杜注○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是順也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蓋併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故用禘禮不于太廟而于僖廟者以退僖升閔懼干僖公之神故就僖廟行之徙上世之主就食僖廟亂臣所爲也孔疏○逆祀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徧祀先公也蘇轍集解○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爲順横爲逆先公者何閔公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爲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說於魯人葉夢得傳○

復文公之逆祀也趙汸曰前言躋則後可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孔廣森公羊通義 ○春秋之志祀事或曰郊或曰禘或曰烝或曰嘗必正其名也或曰于太廟或曰于某宮或曰于某公必指其所也今此但曰從祀先公而已以傳考之十月禘于僖公然而不書者以陽虎矯舉之是以略之夫祀者國之大事宗廟者人之大倫也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處其升降此以見公室之削三家之微而國命制於陪臣也張大亨通訓 ○凡傳與經必不可合者不得强經以從傳若其義之可通者又不得從今而廢古也小人欲有所爲必舉從來不正之事公論所不與者取而正之以邀衆譽而收民心陽虎欲去三桓而先正閔僖之逆祀亦此意也不書僖公者何氏以爲兼閔公言是也朱朝瑛略記

○從祀三傳謂正閔僖之位胡傳從馮說獨别汪氏克寬兩存

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莊公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彙纂宗○胡氏據蜀人馮山之說謂昭公之主未得入廟至陽虎始入之其說似可聽然昭公不得稱先公如錫桓公命吉禘莊公作僖公主禘祀襄公凡後君之於前君經傳有專稱也且從祀者配饗之謂也國有大祭得祔主而配饗之謂之從祀如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豈有昭公而相從配食如大享之祭功臣者況定立已八年豈無禰廟經既書葬我昭公則卒哭祔廟皆葬時一時之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諸禮皆具是昭公入廟即在昭公書葬時已有明文馮山妄說也毛奇齡傳○胡氏引蜀人馮山之說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太廟果如其說則當書

曰禘於太廟用致昭公矣今但書曰從祀先公上無可承何以見其爲昭公恐春秋無此鶻突文法也似當以左氏爲正葉酉究遠○胡傳非也蓋以從祀爲祔祀係後世俗稱春秋時文法未必有此且果係昭公此時入廟則當大書特書以著季氏之不臣何爲反隱昭公不言是欲爲誰諱乎三傳之說必有所據無容另出新意爲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又按閔僖皆有謚安得統謂之先公据左氏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而遍乎羣公也又引劉絢馮氏說○方氏亦取馮說○三傳之說爲正若云昭公至此始得祔廟則元年七月癸巳巳葬我君昭公矣既定謚安有不祔廟哉讀左氏季氏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爭之乃止又欲爲君惡謚榮駕鵞爭之乃止使當日而不祔廟榮駕鵞有不爭者哉固知三傳說是而馮山之論近鑿也陳遷鶴紀疑○從祀者何順祀也先

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二公之位次也曷爲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先公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爲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考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恆例但書葬而卒哭祔廟諸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

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考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别無逆祀之事若從徧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考之其失且妄者見矣牛運震傳○馮山以爲昭公從祀不知經書謚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况敢黜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煬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葢經不書禘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遠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姜炳璋讀左補義○據傳順祀閔僖而先公以凡舉固況胡氏主昭公從祀太廟而從祀不言孰從以文義考之從宜訓順而先公

非專指閔僖蓋譏魯不順之祭至是皆從故直書從而先公不
目也魯不從之祭如桓僖應祧不祧煬武不應立而立旣比於
親廟別於毀廟合食時均不能無攙越不必專指躋僖一事也高澍然釋經〇愚按程積齋或問駁三傳稟繫案以下駁胡傳顧氏
云三傳不可易自當依據傳說而論後君之於先君有專稱不
得稱先公則毛西河牛空山引證尤確論經文稱先公不言閔
僖則姜白巖高雨農疏解特明〇又按朱睦㮮辨疑以爲陽虎
從祀太廟姜氏寶取其說謂從祀如今制之陪祀其說似新然
以從祀連屬下文盜字春秋無此倒裝史法且書盜從祀非體
也〇連書祀先公竊弓玉則非二事也記曰陳其宗器則弓玉
以祀而陳虎因竊得之傳稱祀於僖公經不言禘者所書重在
竊弓玉而不在祀書祀見當祭而難作也王夫之稗疏〇叛臣變制

不書所自必假定公之命爲之蓋宗廟大典未有君大夫不知而一二叛臣可私相移易者也袁宏後漢紀載周舉議廟制引此指爲定公事可證 毛奇齡經問

以上書從祀先公一

○書魯樂制 六羽杜解辨公穀說辨 萬舞公羊鄭孔說辨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 朱干設錫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 陳祥道禮書

聲音之道與政通等威之辨亦嚴焉周衰禮廢樂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厲公享惠王於闕西辟備六代之樂下陵上替甚矣

程公說○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僭矣其末流
分記
大夫舞佾以雍徹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故師摯之始
樂失其次徙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衞反魯嘗治之然後樂正然魯
不用故師摯等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不得其職則去也又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傳胡黃程張諸說見僭禮門○公羊六羽者何舞也○穀梁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
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
始厲樂矣范甯注佾之言列人人爲列羽翟雉之羽夏大也謂
大雉大雉翟雉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尸子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能自減厲而用六
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

有樂孔疏　○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佾干羽之總稱羽象文德干象武功止用文舞故謂之羽而不曰佾汪克寬纂疏　○五經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是雉羽也詩疏　○案許君從毛說爲是今制籥舞用翟羽陳氏禮書據詩値其鷺羽謂古之羽舞以翟或鷺愚謂鄭氏注地官舞師羽舞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蓋用鷺羽也梁履繩左氏補釋　○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孔廣森公羊通義　○通典樂七按顧氏所引東坡志林也今考通典先引改正引宋書樂志傅隆曰杜解左傳諸侯用六以爲三十六人非也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下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襄十一年晉悼納鄭女樂二八以二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

列之證也顧炎武杜解補正○按王伯厚玉海卷一百七亦引宋志傅隆之言又引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謂其義甚允困學紀聞亦載之○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也宋傅隆之云若如杜注士祇四人豈復成樂故以服說爲是洪亮吉左傳詁○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惠棟曰傅氏言四人爲列何不成樂況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又○羽數服杜說不同服云每佾八人杜云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辨杜之誤通典載之又載蔡邕月令章句每佾八人說亦相同則服義是翁元圻困學紀聞注○愚按傅隆語載宋書樂志九顧氏錄通典引證語皆傅隆語

公羊曰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非也古者禮之大節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見於廟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

葬士踰月而葬此見於葬者也其於樂亦然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未有五等諸侯而各爲之制者也故惟宮室車旗衣服各隨其命數其他未有不同者何獨此而以公侯爲辨乎 葉夢得公羊傳讞 ○衆仲所問羽數實周之制而公穀又分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按周之廟制與葬期自天子至士皆以二爲殺公侯伯子男總曰諸侯無分等差何羽數獨分公與侯邪若五等皆分等差則子男大夫士竟無之矣其說難通 徐庭垣管窺 ○先王制禮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未聞用於妾母之廟也末流之弊甚至陪臣之微儆然舞八佾於庭其亦始之不謹者乎 王元杰讞義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萬舞名籥管也晉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杜注○籥如管六孔吹籥以節舞也孔疏○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之誤也萬人去籥者文舞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以其有聲也呂祖謙左傳說○杜氏預以萬爲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爲二說不同孔氏穎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係則依違其間未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則萬兼文武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專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今故删之纂案○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

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左手執盾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毛奇齡傳）○太廟既卒事矣聞卿佐之喪可以無繹而繹猶不廢至於萬舞惡其聲聞而去籥焉是知其不可而爲之也（黃仲炎通說）○春秋書大夫卒猶繹者一書去樂者一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不得妄有損益故祭畢聞大夫卒則宜廢繹當祭而涖事大夫卒則宜去樂一失一得史皆書之以謹亡失之漸也（趙汸屬辭）○何休云萬者武樂篇名又引春秋說文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徐彥疏云武王曾八百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以萬是總名故据以言耳附會之說也（吳浩公羊義疑）○愚按梁氏補釋據莊二十八年傳以

萬爲習戎備謂萬爲武舞無疑似誤萬爲二舞總名當從呂說

既是總名則習戎備固可稱萬而非名專屬於武舞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趙氏說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六終

社祭論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鄭氏釋地示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示鄭無明釋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於大宗伯大封告后土曰后土土神不言是社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又曰后土社神其荅田瓊則曰后土不得爲社按尚書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誥之社于新邑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與社皆地之稱經文可證者泰誓曰郊社不修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然則社卽后土后土卽社鄭氏所釋兩歧四者之說更相背戾而方邱北郊復爲二說

終莫能定至胡氏宏始定郊社之義以爲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
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
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血祭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
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故朱氏釋
中庸郊社亦以社爲祭地取胡氏說而獨以其廢北郊之說爲未然
愚按北郊不見於經獨見於鄭氏鄭氏說祭地有二夏至祭崑崙之
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於北郊二也神州讖緯之
說後人非之而尊鄭者又以方丘北郊合爲一夫詩書易春秋儀禮
皆無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之說漢建始之際方立南北郊匡衡張譚
所引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見郊祀志今戴記無北郊之文攻
鄭者多攻神州之說合祭之說而不能辨北郊之不經及以地爲社

之失春秋書魯郊止於郊天不聞其郊地也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爲是或謂社不足以盡地蓋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是以致疑按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胡宏氏曰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說爲是蓋謂之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之告于后土大宗伯建邦國先告后土是也左祖右社則言社之名成於告后土之後也陳祥道禮書釋社后土泥鄭氏說謂建邦國先后土爲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謂之后土可乎袁桷清容居士集〇吳前董氏豐道說同

祭地不同於祭社經有明文出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云天

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是祭地祭社尊卑殊而
號狹異今考其禮之不同者十有三周禮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又以夏日至致地示此祭非諸侯所得與其不同一也詩
周頌載芟序春祈社稷良耜序秋報社稷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
時以春秋冬未有以夏至者是祭之時不同二也月令仲春擇元日
命民社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夏日至陰生日之甲陽始是祭
之日不同三也方丘在澤中社稷在庫門內是祭之地不同四也儀
禮祭地瘞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是祭之名不同五也禮器瘞埋於泰
折用騂犢郊特牲社稷太牢是牲不同六也郊特牲器用陶匏犧尊
疏布鼏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是器不同七也祭地用袞衣祭社稷
希冕是服不同八也祭地七獻祭社三獻是獻不同九也地以后稷
配社以句龍配是配不同十也地為大祀社為次祀是等不同十一

也陳氏禮書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也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是稱示不同十二也大司樂五變而致土示八變而致地示是樂之致示不同十三也經傳所載祭地祭社之不同如此乃胡五峰謂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引泰誓禮記周禮之文見前說以社對郊社即祭地別無地示之祭以後世立社又立北郊爲失之楊信齋辨之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祭一國之地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祭天下之地極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得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以後世立社又立北郊爲失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夏至方澤順陰時因陰位所

謂正祭也左祖右社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祭則於社所謂告祭也按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地惟夏至一祭者以軍旅會同田狩災眚皆有事於社祭社皆所以禮地祇故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而地之正祭不嫌於疏也正祭不嫌於疏而社又無乎不祭此社之祭所由與郊並稱吳幼清曰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所辨明確近儒朱鶴齡齊召南顧棟高蔡德晉諸人尚沿其誤秦蕙田五禮通考之愚按此論較前袁說更明確周至

樂制六羽

佾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爲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八行每八人爲行八八六十四人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故諸侯六佾皇侃論語義疏